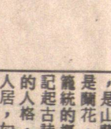
蘭花的趣味

參觀了蘭花展覽，才算對蘭花有了一點認識。雖然家裡也培植了吊蘭、墨蘭，却從不問究竟，不管它是國蘭還是洋蘭，是山蘭還是漳蘭，是蘭草還是蘭花，總之就是蘭——一個籠統的概念。於是鬧笑話了。記起古詩文中常以蘭比喻高潔的人格，特別記得一句「與善人居，如入芝蘭之室」，以爲實有一個「芝蘭」的品種，現場中找來找去找不着，始知「芝蘭」一詞僅是一種美譽，實際上是沒有這個品種的；其所以被並用，是世人認爲靈芝與蘭，同爲瑞草，堪與喻美的緣故。

參觀蘭花展覽，才算對蘭花有了一點認識。雖然家裡也培植了吊蘭、墨蘭，却從不問究竟，不管它是國蘭還是洋蘭，是山蘭還是漳蘭，是蘭草還是蘭花，總之就是蘭——一個籠統的概念。於是鬧笑話了。記起古詩文中常以蘭比喻高潔的人格，特別記得一句「與善人居，如入芝蘭之室」，以爲實有一個「芝蘭」的品種，現場中找來找去找不着，始知「芝蘭」一詞僅是一種美譽，實際上是沒有這個品種的；其所



以被並用，是世人認爲靈芝與蘭，同爲瑞草，堪與喻美的緣故。

蘭花有一點認識。雖然家裡也培植了吊蘭、墨蘭，却從不問究竟，不管它是國蘭還是洋蘭，是山蘭還是漳蘭，是蘭草還是蘭花，總之就是蘭——一個籠統的概念。於是鬧笑話了。記起古詩文中常以蘭比喻高潔的人格，特別記得一句「與善人居，如入芝蘭之室」，以爲實有一個「芝蘭」的品種，現場中找來找去找不着，始知「芝蘭」一詞僅是一種美譽，實際上是沒有這個品種的；其所

蘭花有一點認識。雖然家裡也培植了吊蘭、墨蘭，却從不問究竟，不管它是國蘭還是洋蘭，是山蘭還是漳蘭，是蘭草還是蘭花，總之就是蘭——一個籠統的概念。於是鬧笑話了。記起古詩文中常以蘭比喻高潔的人格，特別記得一句「與善人居，如入芝蘭之室」，以爲實有一個「芝蘭」的品種，現場中找來找去找不着，始知「芝蘭」一詞僅是一種美譽，實際上是沒有這個品種的；其所

以被並用，是世人認爲靈芝與蘭，同爲瑞草，堪與喻美的緣故。

參觀了蘭花展覽，才算對蘭花有了一點認識。雖然家裡也培植了吊蘭、墨蘭，却從不問究竟，不管它是國蘭還是洋蘭，是山蘭還是漳蘭，是蘭草還是蘭花，總之就是蘭——一個籠統的概念。於是鬧笑話了。記起古詩文中常以蘭比喻高潔的人格，特別記得一句「與善人居，如入芝蘭之室」，以爲實有一個「芝蘭」的品種，現場中找來找去找不着，始知「芝蘭」一詞僅是一種美譽，實際上是沒有這個品種的；其所

以被並用，是世人認爲靈芝與蘭，同爲瑞草，堪與喻美的緣故。

參觀了蘭花展覽，才算對蘭花有了一點認識。雖然家裡也培植了吊蘭、墨蘭，却從不問究竟，不管它是國蘭還是洋蘭，是山蘭還是漳蘭，是蘭草還是蘭花，總之就是蘭——一個籠統的概念。於是鬧笑話了。記起古詩文中常以蘭比喻高潔的人格，特別記得一句「與善人居，如入芝蘭之室」，以爲實有一個「芝蘭」的品種，現場中找來找去找不着，始知「芝蘭」一詞僅是一種美譽，實際上是沒有這個品種的；其所

以被並用，是世人認爲靈芝與蘭，同爲瑞草，堪與喻美的緣故。

客窗隨筆

某諮委談基本法的語法

星期日電視報道新聞時，有一諮委提到基本法的文字應用「香港語法」而非大陸語法。什麼是「香港語法」呢？三十五年又十月前，我來太平山下的第三天，即驚異于「如要停車，乃可在此」這「港文」了。「港文」的特別之處，是粵化加歐化而不能調和得好。近年，報紙上出現一個名詞曰「三及第文體」，這是指普通白話加粵語加文言。「三及第文體」寫得好的，過去有仁友高雄兄，他能寫純文言；普通白話小說也寫得好的，例如用史得道筆名所撰的「新寡」等；他以粵語爲主的怪論是香港第一號。「三及第文體」要寫得好亦不易，若干女作家祇是「二及第半文體」，她們能寫普通白話與粵語，但其文言還不能及格呢。文言是着日知識分子的書面統一語言，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家寫白話文，亦利用些文言，魯迅的雜文尤甚；甚至徐志摩的新詩中亦有文言方面的詞藻。

「香港語法」究竟是些什麼？指有香港這地方的特徵者歟？大陸解放後，著名小說家茹志鵑不久前曾來香港，她提到香港的中文作者在文字上往往太學化。這點確是事實；不過，近年小說、散文與政論寫得好的，已無地方的特徵。他日的基本法當然亦如此。大陸上與台灣方面的白話文，除了少數名詞祇兩岸中一岸具有外，語法沒有不同。主張多數粵籍諮委同意吧？

海角曉吹

老翁

菲律賓亂局已成

下筆時，馬可斯有可能再任總統的消息已傳來了。茗翁預料，馬氏將會面臨一個動亂的非律賓。

面臨動亂，這是茗翁早已說過的，本欄讀者，相信記憶猶新——在新春前寫的稿（年初四見報），就這麼說。

動亂因素，有內因，也有外因。外因是美國的干涉。如所週知，這次大選展開之前，美國已經千方百計，支持科拉桑，企圖推翻馬可斯，於是，馬氏「醜聞」的「炮艦政策」。菲律賓的動亂，美國的干涉是一個重要的因素。

現在，美國擺出一副「和事老」姿態，馬可斯，使他容納反對派。馬可斯邀科拉桑爲「顧問」，順然是屈從美國意旨。但是，這個「和事老」做得太遲了。菲律賓動亂之局，猶如「箭在弦上」。

這個亂局，當然是執政二十年的馬可斯政府要負點責任。如這個政府「政通人和」，反對之聲不會遍於全國。現在反對馬氏的主教會勢力，一爲包括菲共及一些地方勢力。

同光當然不如明治

論吾國之接受西洋新科學文化之早，在亞洲當數第一，日本後於中國。若以同治元年至光緒二十年甲午，竟敗於翌後起之日本論，這三十三年的新建設——包括機器廠、造船廠、織布呢廠、陸軍及海軍、教育（無一不認識，也不一不以先進歐洲國家爲師——如海軍從英，陸軍從德）等等，同光當然不如明治。

緒甲午以後的改弦更），而幼童留美之首先奏請是會文正，成於李鴻章，只此事清廷中途撤回，是唯一之短見——伯留學生不尊孔孟，不守孝道倘常，今日思之，成爲笑話。

以海軍論，北洋艦隊全部是

非真不语

陸天台

世情話

羅華

開劇

菲律賓的總統選舉已是塵埃落定，原任馬可斯以多數票得再任總統六年。在選舉期間，我們站在看熱鬧的地位，覺得頗有娛樂性，而且高潮迭起。尚未開票，這邊說她得票多，那邊又說他得票多，這些人都是未卜先知，比香港某些玄學大師更有慧眼，或身具通天眼。自然兩人相爭，必然有人勝出，有人敗落，但在未開票前，則互相自說勝利，于是搞的搶票箱，退出點票，而其間又有一些可貴的生命犧牲了，眞是血淋淋的一次選舉。

美國的選舉，有所謂民意測驗，預報何人可能勝出，就如此間賽馬，馬評家紛紛預測，大熱或冷門，有時言中有時爆冷。但非鳥的選舉，倒不是預測，而是各自聲納勝利，其中是否涉及做鳥將，會是無頭公案。最妙的還是美國人，人家選舉，干卿底事，却大搖大擺派出監察團，前去監選，似乎不是人家選舉，而是毛澄自鳴，那麼美國人性格還是好管閒事，眞的有做鳥，那麼美國人又將怎樣？既無能爲力，又何必多此一舉。看完熱鬧，我想到的無論何人走馬上任，非鳥將會流更多血。

美韶華去之何迅？

王國維先生評述「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」，此曲在第五回唱出，其大意是說，我國人之「人生觀」